

達摩祖師觀心論

弟子 曇琳 序

(請參閱《續高僧傳》、淨覺《楞伽師資記》)

法師者，西域南天竺國人，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。神慧疏朗，聞皆曉悟；志存摩訶衍道，故捨素隨緇，紹隆聖種；冥心虛寂，通鑒世事，內外俱明，德超世表。悲悔邊隅正教陵替，遂能遠涉山海，遊化漢、魏。亡心之士，莫不歸信；存見之流，乃生譏謗。于時唯有道育、惠可，此二沙門年雖後生，俊志高遠，幸逢法師，事之數載，虔恭諮啟，善蒙師意。法師感其精誠，誨以真道，令如是安心，如是發行，如是順物，如是方便，此是大乘安心之法，令無錯謬。如是安心者：謂壁觀也。如是發行者：謂四行也。如是順物者：防(教)護譏嫌。如是方便者：達其(教令)不著。此略序所由云爾。

夫入道多途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種：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理入者：謂藉教悟宗；深信含生同一(不異)真性，(不一不共)，但為客塵妄想所覆(翳障)，不能顯了。若也捨妄(偽)歸真，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更不隨文(他)教，此即與理(道)冥符。無有分別，寂然無為(名)，名之理入。行入謂四行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。何等四耶？一報冤行，二隨緣行，三無所求行，四稱法行。

云何(初)報冤(怨)行？謂修道行人，若受苦時，當自念言：我往昔無數劫中，棄本從末(捨本逐末)，流浪諸有，多起冤(愛)憎，違害無限，今雖無犯，是我宿殃(作)，惡業果熟，非天非人，所能見與，甘心甘受都無冤訴(慙)。經云：逢苦不憂。何以故？識達(本)故。此心生時，與理相應(與道無違)，體冤進道，故說言報冤行。

二隨緣行者：眾生無我，並緣業所轉，苦樂齊受，皆從緣生(苦樂隨緣)。若得勝報榮譽等事，是我過去宿因所感(構)，今方得之，緣盡還無，何喜之有？得失從緣，心無增減，喜風不動(違順風靜)，冥順於道(法)，是故說言隨緣行。

三無所求行者：世人長(常)迷，處處貪著，名之為求。智者(道士)悟真，理將(與)俗反，安心無為，形隨運轉，萬有斯空，無所願樂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，三界久居，猶如火宅，有身皆苦，(三界皆苦)，誰得而安？了達此處，故捨諸有，止(息)想無求。經曰：有求皆苦，無求即樂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，故言無所求行。

四稱法行者：性淨之理，目(因)之為法。此理眾相斯空，無染無著，無此無彼。經曰：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；智者若能信解此理，應當稱法而行。法體無慳，于身命財行檀捨施，心無慳惜，達解三空，不倚不著，但為去垢，淨化眾生，而不取相。此為自行，復能利他，亦能莊嚴菩提之道。檀施既爾，餘五亦然。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無所行，是為稱法行。說偈言：

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

明佛心宗 等無差謬 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

(達摩觀心論終)

達摩祖師破相論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問曰：若復有人志求佛道者，當修何法最為省要？答曰：唯觀心一法，總攝諸行（法），最為省要。問曰：何一法能攝諸行（法）？答曰：心者萬法之根本，一切諸法唯心所生；若能了心，則萬法俱備；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，皆悉依根而始生。栽樹者，存根而始生子；伐樹者，去根而必死。若了心修道，則少（省）力而易成；不了心而修，則費功而無益。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。心外別求，終無是處。

問曰：云何觀心稱之為了？答：菩薩摩訶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；了見自心起用，有二種差別。云何為二？一者淨心，二者染心。其淨心者，即是無漏真如之心；其染心者，即是有漏無明之心。此二種心法，亦（法界）自然本來俱有；雖假緣合（雖離假緣），互不相生（合互相待）。淨心恆樂善因，染體常思惡業。若不受所染，則稱之為聖。遂能遠離諸苦，證涅槃樂。若墮（隨）染心，造業受其纏覆，則名之為凡，沈淪三界，受種種苦。

何以故？由彼染心，障真如體故。十地經云：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，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；只為五陰重雲所覆，如瓶內燈光，不能顯現。又涅槃經云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無明覆故，不得解脫。佛性者，即覺性也。但能自覺（覺他），覺智明了，離其所覆，則名解脫。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為根；因其覺根，遂能顯現諸功德樹，涅槃之果德，因此而成。如是觀心，可名為了。

惠可問曰：上說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為根，未審無明之心一切諸惡，以何為根？答：無明之心，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，及恆河沙眾惡，皆因三毒以為根本。其三毒者，貪瞋癡是也。此三毒心，自能具足一切諸惡。猶如大樹，根雖是一，所生枝葉其數無邊。彼三毒根，一一根中，生諸惡業百千萬億，倍過於前，不可為喻。如是三毒心，於本體中自為三毒，若應現六根，亦名六賊，即六識也。由此六識，出入諸根，貪著萬境，能成惡業，障真如體，故名六賊。一切眾生，由此三毒六賊，惑亂身心，沈沒生死，輪迴六趣，受諸苦惱；猶如江河，因小泉源，涓流不絕，乃能彌漫，波濤萬里。若復有人斷其本源，即眾流皆息。求解脫者，能轉三毒為三聚淨戒，轉六賊為六波羅蜜，自然永離一切諸苦（苦海）。

問：六趣三界廣大無邊，若唯觀心，何由免無窮之苦？答：三界業報唯心所生；若能了心（本若無心），於三界中，即出三界。其三界者，即三毒也；貪為欲界，瞋為色界，癡為無色界，故名三界。由此三毒，造業輕重，受報不同，分歸六處，故名六趣。

問：云何輕重分之為六？答：眾生不了正因，迷心修善，未免三界，生三輕趣。云何三輕趣？所謂迷修十善，妄求快樂，未免貪界，生於天趣。迷持五戒，妄起愛憎，未免瞋界，生於人趣。迷執有為，信邪求福，未免癡界，生阿修羅趣。如是三類，名三輕趣。云何三重？所謂縱三毒心，唯造惡業，墮三重趣。若貪業重者，墮餓鬼趣；瞋業重者，墮地獄趣；癡業重者，墮畜生趣。如是三重，通前三輕，遂成六趣。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，但能攝心，離諸邪惡，三界六趣輪迴之苦，自然消滅離苦，即得解脫。

問：如佛所說，我於三大阿僧祇劫，無量勤苦，方成佛道。云何今說，唯只觀心而制三毒，即名解脫？答：佛所說言，無虛妄也。阿僧祇劫者，即三毒心也；胡言阿僧祇，漢名不可數。此三毒心，於中有恆沙惡念，於一念中，皆為一劫；如是恆沙不可數也，故言三大阿僧祇。真如之性，既被三毒之所覆蓋，若不超彼三大恆沙毒惡之心，云何名為解脫？今若能轉貪瞋癡等三毒心，為三解脫，是則名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。末世眾生愚癡鈍根，不解如來甚

深妙義，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說，遂言歷塵劫方得成佛，斯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？

問：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，行六波羅蜜，方成佛道；今令學者唯只觀心，不修戒行，云何成佛？答：三聚淨戒者，即制三毒心也。制三毒成無量善聚。聚者會也，無量善法普會於心，故名三聚淨戒。六波羅蜜者，即淨六根也。胡名波羅蜜，漢名達彼岸，以六根清淨，不染六塵，即是度煩惱河，至菩提岸。故名六波羅蜜。

問：如經所說：三聚淨戒者，誓斷一切惡、誓修一切善、誓度一切眾生。今者唯言制三毒心，豈不文義有乖也？答：佛所說經是真實語。菩薩摩訶薩，於過去因中修行時，為對三毒，發三誓願，持三聚淨戒。常修戒，對貪毒，誓斷一切惡故。常修定，對瞋毒，誓修一切善故；常修慧，對痴毒，誓度一切眾生故。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，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。諸惡消滅，名為斷。以能持三聚淨戒，則諸善具足，名之為修。以能斷惡修善，則萬行成就，自它俱利，普濟群生，故名為度。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，若自心清淨，則一切佛土皆悉清淨。故經云：心垢則眾生垢，心淨則眾生淨；欲得佛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也。若能制得三種毒心，三聚淨戒自然成就。

問曰：如經所說，六波羅蜜者，亦名六度；所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今言六根清淨，名波羅蜜者，若（何）為通會。又六度者，其義如何？答：欲修六度，當淨六根，先降六賊。能捨眼賊，離諸色境，名為布施；能禁耳賊，於彼聲塵，不令縱逸，名為持戒；能伏鼻賊，等諸香臭，自在調柔，名為忍辱；能制口賊，不貪諸味，讚詠講說，名為精進；能降身賊，於諸觸慾，湛然不動，名為禪定；能調意賊，不順無明，常修覺慧，名為智慧。六度者運也，六波羅蜜喻若船筏，能運眾生，達於彼岸，故名六度。

問：經云：釋迦如來為菩薩時，曾飲三斗六升乳糜，方成佛道。先因飲乳，後證佛果，豈唯觀心得解脫也？答：成佛如此，言無虛妄也；必因食乳，然始成佛。言食乳者，有二種，佛所食者，非是世間不淨之乳，乃是清淨法乳；三斗者，三聚淨戒，六升者，六波羅蜜；成佛道時，由食如是清淨法乳，方證佛果。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牛羶腥乳，豈不謬誤之甚。真如者，自是金剛不壞，無漏法身，永離世間一切諸苦；豈須如是不淨之乳，以充飢渴。如經所說，其牛不在高原，不在下溼，不食穀麥糠粃，不與牯牛同群；其牛身作紫磨金色，言牛者，毗盧舍那佛也。以大慈悲，憐愍一切，故於清淨法體中，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，養育一切求解脫者。如是真淨之牛，清淨之乳，非但如來飲之成道，一切眾生若能飲者，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問：經中所說，佛令眾生修造伽藍，鑄寫形像，燒香散花，燃長明燈，晝夜六時遶塔行道，持齋禮拜，種種功德，皆成佛道；若唯觀心，總攝諸行，說如是事，應虛妄也。答：佛所說經，有無量方便，以一切眾生鈍根狹劣，不悟甚深之義，所以假有為事，喻無為理；若復不修內行，唯只外求，希望獲福，無有是處。言伽藍者：西國梵語，此土翻為清淨地也；若永除三毒，常淨六根，身心湛然，內外清淨，是名修伽藍。鑄寫形像者：即是一切眾生求佛道也；所謂修諸覺行，仿像如來真容妙相，豈道（是）鑄寫金銅之所作也？是故求解脫者，以身為爐，以法為火，以智慧為巧匠，三聚淨戒、六波羅蜜以為模樣；鎔鍊身中真如佛性，遍入一切戒律中，如教奉行，一無漏缺，自然成就真容之像。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，非是有為敗壞之法。若人求道，不解如是鑄寫真容，憑何輒言功德？

燒香者：亦非世間有相之香，乃是無為正法之香也；薰諸臭穢無明惡業，悉令消滅。其正法香者，有其五種：一者戒香，所謂能斷諸惡，能修諸善。二者定香，所謂深信大乘，心無退轉。三者慧香，所謂常於身心，內外觀察。四者解脫香，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。五者解脫知見香，所謂觀照常明，通達無礙。如是五種香，名為最上之香，世間無比。佛在世日，

令諸弟子以智慧火，燒如無價珍香，供養十方諸佛。今時眾生不解如來真實之義，唯將外火，燒世間沈檀，薰陸質礙之香，希望福報，云何可得？

又散花者，義亦如是；所謂常（演）說正法，諸功德花，饒益有情，散沾一切；於真如性，普施莊嚴。此功德花，佛所讚歎，究竟常住，無彫落期。若復有人散如是花，獲福無量。若言如來令眾生，剪截繒彩，傷損草木，以為散花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持淨戒者，於諸天地森羅萬象，不令觸犯；誤犯者，猶獲大罪，況復今者故毀淨戒，傷損萬物，求於福報，欲益返損，豈有是乎？

又長明燈者：即正覺心也，覺之明了，喻之為燈；是故一切求解脫者，以身為燈臺，心為燈炷，增諸戒行，以為添油；智慧明達，喻如燈火。當燃如是真正覺燈，照破一切無明癡暗，能以此法輪，轉（次第）相開示，即是一燈燃百千燈，以燈續燃，燃燈無盡，故號長明。過去有佛，名曰燃燈，義亦如是。愚癡眾生，不會如來方便之說，專行虛妄，執著有為，遂燃世間蘇油之燈，以照空室，乃稱依教，豈不謬乎！所以者何？佛放眉間一毫相光，上能照萬八千世界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，以為利益。審察斯理，應不然乎！又六時行道者；所謂六根之中，於一切時，常行佛道，修諸覺行，調伏六根，長時不捨，名為六時。

遶塔行道者：塔是身也，當令覺慧巡遶身心，念念不停，名為遶塔。過去諸聖皆行此道，得至涅槃。今時世人不會此理，曾不內行，唯執外求；將質礙身，遶世間塔，日夜走驟，徒自疲勞，而於真性，一無利益。

又持齋者：當須會意，不達斯理，徒爾虛切。齋者齊也，所謂齋正身心，不令散亂。持者護也，所謂於諸戒行，如法護持。必須外禁六情，內制三毒，殷勤覺察清淨身心。了如是義，名為持齋。

又持齋者，食有五種：一者法喜食，所謂依持正法，歡喜奉行。二者禪悅食，所謂內外澄寂，身心悅樂。三者念食，所謂常念諸佛，心口相應。四者願食，所謂行住坐臥，常求善願。五者解脫食，所謂心常清淨，不染俗塵。此五種食，名為齋食。若復有人，不食如是五種淨食，自言持齋，無有是處。唯斷於無明之食。若輒觸者，名為破齋。若亦有破，云何獲福？世有迷人，不悟斯理，身心放逸，諸惡皆為；貪慾恣情，不生慚愧，唯斷外食，自為持齋，必無是事（處）。

又禮拜者：當如是法也，必須理（禮）體內明，事隨權變，理（禮）有行藏，會如是義，乃名依法。夫禮者敬也，拜者伏也；所謂恭敬真性，屈伏無明，名為禮拜。若能惡情永滅，善念恆存，雖不現（禮）相，名為禮拜。其相即法相也。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，亦為禮拜；故須屈伏外身，示內恭敬。舉外明內，性相相應。若復不行理法，唯執外求，內則放縱瞋癡，常為惡業，外即空勞身相，詐現威儀，無慚於聖，徒誑於凡，不免輪迴，豈成功德。

問：如溫室經說，洗浴眾僧，獲福無量。此則憑於事法，功德始成，若為觀心可相應否？答：洗浴眾僧者，非說世間有為事也。世尊嘗為諸弟子說溫室經，欲令受持洗浴之法；故假世事，比喻真宗。隱說七事供養功德，其七事云何？一者淨水。二者燒火。三者澡豆。四者楊枝。五者淨灰。六者酥（蘇）膏。七者內衣。用此七法喻於七事，一切眾生由此七法，沐浴莊嚴，能除三毒心無明垢穢。其七法者：一者謂淨戒，洗蕩愆非，猶如淨水濯諸塵垢。二者智慧，觀察內外，猶如燃火能溫淨水。三者分別，簡棄諸惡，猶如澡豆能淨垢膩。四者真實，斷諸妄語，如嚼楊枝能淨口氣。五者正信，決定無疑，猶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。六者謂柔和，忍辱干受，猶如酥膏通潤皮膚。七者謂慚愧，悔諸惡業，猶如內衣遮醜形體。如上七法，是經中秘密之義。如來當爾為諸大乘利根者說，非為小智下方凡夫，所以今人無能解悟。

其溫室者，即身是也。所以燃智慧火，溫淨戒湯，沐浴身中真如佛性，受持七法，以自莊

嚴。當爾（日）比丘，聰明上智，皆悟聖意，如說修行，功德成就，俱登聖果。今時眾生莫測其事，將世間水洗質礙身，自謂依經，豈非誤也。且真如佛性，非是凡形，煩惱塵垢，本來無相，豈可將質礙水，洗無明身？事不相應，云何悟道？若欲身得淨者；當觀此身，本因貪欲不淨所生，臭穢駢圓，內外充滿。若洗此身求於淨者，猶如洗泥終無得淨，以此驗之，明知洗外非佛說也。

問：如經說言，至心念佛，必得往生西方淨土。以此一門即應成佛，何假觀心求於解脫？
答：夫念佛者，當須正念，了義為正，不了義為邪。正念必得往生，邪念云何達彼哉！佛者覺也，所謂覺察身心，勿令起惡也；念者憶也；所謂憶持戒行，不忘精進，了如是義，名為念。故知念在於心，不在於言。因筌求魚，得魚忘筌；因言求意，得意忘言。既稱念佛之名，須知念佛之道。若心無實，口誦空名，三毒內臻，人我填臆，將無明心覓佛，徒爾費功。且如誦之與念，義理懸殊，在口曰誦，在心曰念。

故知念從心起，名為覺行之門；誦在口中，即是音聲之相。執相求福（執外求理），終無是處。故知過去諸聖所修（念佛），皆非外說，唯只論心（只推內心）。即心是眾善之源，即心為萬德之主。涅槃常樂，由自（真）心生。三界輪迴亦從心起。心為出世之門戶，心是解脫之關津。知門戶者，豈慮難成（入）？知（識）關津者，何憂不達？

竊見今時淺識，唯知事相為功，廣貴財寶，多傷水陸，妄營像塔，虛促（役）人夫，積木疊泥，圖青畫綠，傾心盡力，損己迷它；未解慚愧，何曾覺知。見有為則勤勤愛著，說無相則兀兀如迷。且貪現世之小樂（慈），豈覺當來之大苦。此之修學，徒自疲勞，背正歸邪，誑言獲福。但能攝心內照，覺觀常明；絕三毒永使銷亡，閉六賊不令侵擾；自然恆沙功德，種種莊嚴，無數法門，一一成就。超凡證聖，目擊非遙。悟在須臾，何煩皓首？真門幽秘，寧可具陳？

略述觀心，詳其少分，而說偈言：

我本求心心自持。求心不得待心知。
佛性不從心外得。心生便是罪生時。
我本求心不求佛。了知三界空無物。
若欲求佛但求心。只這心心心是佛。

（達摩祖師破相論終）

達摩祖師血脈論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三界混（興）起，同歸一心，前佛後佛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問曰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為心？答曰：汝問吾，即是汝心，吾答汝，即是吾心。吾若無心，因何解答汝？汝若無心，因何解問吾？問吾即是汝心，從無始曠大劫以來，乃至施為運動一切時中，一切處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。即心是佛亦復如是。除此心外，終無別佛可得；離此心外，覓菩提涅槃，無有是處。自性真實，非因非果。

法即是心義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無有是處。佛及菩提皆在何處？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，得否？虛空但有名，亦無相貌；取不得捨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覓佛終不得也。

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離此心外覓佛？前佛後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處？心外既無佛，何起佛見？遮相誑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無情物攝，無自由分。若也不信，自誑無益。

佛無過患，眾生顛倒不覺，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應心外覓佛。佛不度佛，將心覓佛不識佛。但是外覓佛者，盡是不識自心是佛。亦不得將佛禮佛，不得將心念佛。佛不誦經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無持犯，亦不造善惡。

若欲覓佛，須是見性，見性即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念佛、誦經、持齋、持戒亦無益處。念佛得因果，誦經得聰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報，覓佛終不得也。

若自己不明了，須參善知識，了卻生死根本。若不見性，即不名善知識。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，亦不免生死輪迴，三界受苦，無出期時。

昔有善星比丘，誦得十二部經，猶自不免輪迴，緣為不見性。善星既如此，今時人講得三、五本經論以為佛法者，愚人也。若不識得自心，誦得閑文書，都無用處。若要覓佛，直須見性。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無事無作人。

若不見性，終日茫茫，向外馳求覓佛，元來不得。雖無一物可得，若未會亦須參善知識，切須苦求，令心會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過，自誑無益。縱有珍寶如山，眷屬如恆河沙，閉眼即見，合眼還見麼？

故知有為之法，如夢幻等。若不急尋師，空過一生。然則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師，終不明了。不因師悟者，萬中稀有。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，即不用參善知識。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。若未悟解，須勤苦參學，因教方得悟。若自悟了，不學亦得。

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別皂白，妄言宣佛教，謗佛妄法。如斯等類，說法如雨，盡是魔說，即非佛說。師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它指揮，不覺墮生死海。但是不見性人，妄稱是佛。此等眾生是大罪人，誑它一切眾生，令入魔界。

若不見性，說得十二部經教，盡是魔說。魔家眷屬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，憑何免生死。若見性即是佛，不見性即是眾生。

若離眾生性，別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處？即眾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無佛，佛即是性；除此性外，無佛可得，佛外無性可得。問曰：若不見性，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，廣興福利，得成佛否？答曰：不得。

又問：因何不得？答曰：有少法可得，是有為法，是因果、是受報、是輪迴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時得成佛道。成佛須是見性。若不見性，因果等語，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習外道法。佛是無業人，無因果，但有少法可得，盡是謗佛，憑何得成佛。

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，佛都不許。心性本空，亦非垢淨諸法。無修無證，無因無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無持犯；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惡，佛無善惡；佛不精進，佛不懈怠，佛無精懈；佛不入定，佛不出定，佛無出入。佛不智慧，佛不愚癡，佛不智愚。佛是無作人。但有住著心見，佛即不許也。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

若不見此義，一切時中，一切處處，皆是不了本心。若不見性，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癡人，落無記空中；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惡。若擬修無作法，先須見性，然後息緣慮。若不見性得成佛道，無有是處。有人撥無因果，熾然作惡業，妄言本空，作惡無過；如此之人，墜無間黑暗地獄，永無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應作如是見解。

問曰：既若施爲運動，一切時中皆是本心；色身無常之時，云何不見本心？答曰：本心常現前，汝自不見。

問曰：心既現在，何故不見？師曰：汝曾作夢否？答：曾作夢。問曰：汝作夢之時，是汝本身否？答：是本身。又問：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？答曰：不別。師曰：既若不別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，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，與如今不別；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滅。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好不惡，不來不去；亦無是非，亦無男女相，亦無僧俗老少，無聖無凡；亦無佛、亦無眾生、亦無修證、亦無因果、亦無筋力、亦無相貌；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、捨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為礙；出沒往來，自在神通；透五蘊山，渡生死河；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。

此心微妙難見，此心不同色相，此心是佛。人皆欲得見。於此光明中，運手動足者，如恆河沙，及乎問著，總道不得，猶如木人相似，總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識？佛言一切眾生，盡是迷人，因此作業，墜生死河，欲出還沒，只為不見性。眾生若不迷，因何問著，其中無有一人得會者，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？故知聖人語不錯，迷人自不會曉。故知此心難明，惟佛一人能會此法；餘人天及眾生等盡不明了。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，亦名解脫。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它不得，是名大自在王如來；亦名不思議，亦名聖體，亦名長生不死，亦名大仙。名雖不同，體即是一。

聖人種種分別，皆不離自心。心量廣大，應用無窮，應眼見色，應耳聞聲，應鼻嗅香，應舌知味，乃至施爲運動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時中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即是自心。

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色無盡是自心心識，善能分別一切，乃至施為運用，皆是智慧。心無形相，智慧亦無盡。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四大色身，即是煩惱身，即有生滅，法身常住而無所住，如來法身常不變異。

經云：眾生應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迦葉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此即諸佛心。前佛後佛只傳此心，除此心外，無佛可得。

顛倒眾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馳求，終日忙忙；念佛禮佛，佛在何處？不應作如是等見，但知自心，心外更無別佛。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又云：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。自心是佛，不應將佛禮佛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，忽爾見前，切不用禮敬。我心空寂，本無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攝，盡落邪道。若是幻從心起，即不用禮。禮者不知，知者不禮，禮被魔攝。恐學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

諸佛如來本性體上，都無如是相貌，切須在意。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，我心本來清淨，何處有如許相貌。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懼；我心本來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相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見法見，及佛菩薩等相貌，而生敬重，自墜眾生位中。若欲真會，但莫取一切相即得，更無別語。故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都無定實，幻無定相。是無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它聖意。故經云：離一切相，

即名諸佛。

問曰：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？答曰：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，皆作得菩薩相貌。種種變化，是外道，總不是佛。佛是真心，莫錯禮拜。佛是西國語，此土云覺性。覺者靈覺，應機接物，揚眉瞬目，運手動足，皆是自己靈覺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禪。禪之一字，非凡聖所測。

又云：見本性為禪。若不見本性，即非禪也。假使說得千經萬論，若不見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話會，典教憑何所及。但見本性，一字不識亦得。見性即是佛，聖體本來清淨，無有雜穢。所有言說，皆是聖人從心起用。用體本來空名，言猶不及，十二部經憑何得及。道本圓成，不用修證。道非聲色，微妙難見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亦不可向人說也。唯有如來能知，餘人天等類，都不覺知。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執相。不了自心本來空寂，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。

若知諸法從心生，不應有執，執即不知。若見本性，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。千經萬論只是明心，言下契會，教將何用？至理絕言；教是語詞，實不是道。道本無言，言說是妄。

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，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樂著，盡是托生之處，切須在意。臨終之時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，即魔攝。法身本來清淨無受，只緣迷故，不覺不知，因茲故妄受報。所以有樂著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，即不染習。若從聖入凡，示見種種雜類，自為眾生故。

聖人逆順皆得自在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成久矣，有大威德，一切品類業，被它聖人轉，天堂地獄，無奈何它。凡夫神識昏昧，不同聖人，內外明徹。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後悔無相救處。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，若了是心，遮相勸勉，但無作而作，即入如來知見。

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；若夢中頗見異境，輒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從外來。夢若見光明出現，過於日輪，即餘習頓盡，法界性現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。唯自知，不可向人說。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，眼見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與人說，亦不得取著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，眼睹光明，與晝無異，不得怪，並是自心欲明顯。

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諸緣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說。夢若昏昏，猶如陰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，亦可自知。若見本性，不用讀經念佛，廣學多知無益，神識轉昏。設教只為標心，若識心，何用看教？

若從凡入聖，即須息業養神，隨分過日。

若多瞋恚，令性轉與道相違，自賺無益。聖人於生死中，自在出沒，隱顯不定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人破邪魔，一切眾生但見本性，餘習頓滅。神識不昧，須是直下便會，只在如今。欲真會道，莫執一切法，息業養神，餘習亦盡。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

外道不會佛意，用功最多；違背聖意，終日驅驅（區區）念佛轉經，昏於神性，不免輪迴，佛是困人，何用驅驅廣求名利，後時何用？但不見性人，讀經念佛，長學精進；六時行道，長坐不臥；廣學多聞，以為佛法。此等眾生，盡是謗佛法人。前佛後佛，只言見性。若不見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

十大弟子中，阿難多聞得第一，於佛無識，只學多聞，二乘外道皆無識佛，識數修證，墮在因果中。是眾生業報，不免生死，違背佛意，即是謗佛眾生，殺卻無罪過。

經云：闍提人不生信心，殺卻無罪過。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。若不見性，切不用取次謗它良善，自賺無益。善惡歷然，因果分明。天堂地獄只在眼前，惡人不信，現墮黑暗地獄中；亦不覺不知。只緣業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無目人，不信日（道）有光明，縱向伊說亦不信，只緣盲故，憑何辨得日光；惡人亦復如是。

現今墮畜生雜類，誕在貧窮下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雖受是苦，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，不異天堂。故知一切眾生，生處為樂，不覺不知。如斯惡人，只緣業障重故，所以不能發信心者，不自由他也。若見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鬚髮，白衣亦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剃除鬚髮，亦是外道。

問曰：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憑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不言淫欲。但得見性，淫欲本來空寂，不假斷除，亦不樂著，縱有餘習，不能為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淨故。雖處在五蘊色身中，其性本來清淨，染污不得。

法身本來無受，無飢無渴，無寒熱，無病，無恩愛，無眷屬，無苦樂，無好惡，無短長，無強弱，本來無有一物可得；只緣執有此色身，因即有飢渴寒熱瘴病等相，若不執，即一任作。若於生死中得自在，轉一切法，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，無處不安。若心有疑，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。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輪迴生死。若見性，旃陀羅亦得成佛。

問曰：旃陀羅殺生作業，如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不言作業。縱作業不同，一切業拘他不得。從無始曠大劫來，只為不見性，墮地獄中，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。悟得本性，終不作業。若不見性，念佛免報不得，非論殺生命。若見性疑心頓除，殺生命亦不奈它何。

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遞傳心印。吾今來此土，唯傳頓教大乘，即心是佛，不言持（施）戒精進苦行。乃至入水火，登於劍輪，一食長坐不臥，盡是外道有為法。若識得施為運動靈覺之性，汝心即諸佛心。前佛後佛只言傳心，更無別法。若識此心，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。若不自識自己靈覺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塵，覓佛終不得也。

佛者亦名法身，亦名本心，此心無形相，無因果，無筋骨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。不同質礙，不同外道。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，其餘眾生迷人不明了。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，若離是心，即無能運動。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。身是無情，因何運動。若自心動，乃至語言施為運動，見聞覺知，皆是動心動用。動是心動，動即其用。動用外無心，心外無動。動不是心，心不是動。動本無心，心本無動。動不離心，心不離動。動無心離，心無動離，動是心用，用是心動。動即心用，用即心動。不動不用，用體本空。空本無動，動用同心，心本無動。

故經云：動而無所動，終日去來而未曾去，終日見而未曾見，終日笑而未曾笑，終日聞而未曾聞，終日知而未曾知，終日喜而未曾喜，終日行坐而未曾行坐，終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經云：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見聞覺知，本自圓寂。乃至瞋喜痛癢何異木人，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。故經云：惡業即得苦報，善業即有善報，不但瞋墮地獄，喜即生天。若知瞋喜性空，但不執即業脫。若不見性，講得經論，決無依憑，說亦無盡。略標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

頌曰：
心心心難可尋，寬時遍法界，窄也不容針。

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無物。

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這心心心是佛。

我本求心心自知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

佛性不從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時。

偈曰：

吾本來此土。 傳法救迷情。

一華開五葉。 結果自然成。

江槎分五浪。 管炬開金鎖。

五口相共行。 九十無彼我。

達摩祖師悟性論（此論尚未訂正）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夫道者，以寂滅爲體。修者，以離相爲宗。故經云：寂滅是菩提，滅諸相故。佛者覺也；人有覺心，得菩提道，故名爲佛。經云：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是知有相，是無相之相。不可以眼見，唯可以智知。若聞此法者，生一念信心，此人以發大乘，乃超三界。三界者：貪瞋癡是。返貪瞋癡爲戒定慧，即名超三界。然貪瞋癡亦無實性，但據眾生而言矣。若能返照，了了見貪瞋癡性即是佛性，貪瞋癡外更無別有佛性。經云：諸佛從本來，常處於三毒，長養於白法，而成於世尊。三毒者：貪瞋癡也。

言大乘最上乘者，皆是菩薩所行之處，無所不乘，亦無所乘，終日乘未嘗乘，此爲佛乘。經云：無乘爲佛乘也。若人知六根不實，五蘊假名，遍體求之，必無定處，當知此人解佛語。經云：五蘊窟宅名禪院。內照開解，即大乘門，可不明哉。不憶一切法，乃名爲禪定。若了此言者，行住坐臥皆禪定。知心是空，名爲見佛。何以故？十方諸佛皆以無心，不見於心，名爲見佛。捨身不吝，名大布施。離諸動定，名大坐禪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動，小乘一向定，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，名大坐禪。若作此會者，一切諸相不求自解，一切諸病不治自瘥，此皆大禪定力。

凡將心求法者爲迷，不將心求法者爲悟。不著文字名解脫；不染六塵名護法；出離生死名出家；不受後有名得道；不生妄想名涅槃；不處無明爲大智慧；無煩惱處名般涅槃；無心相處名爲彼岸。迷時有此岸，若悟時無此岸。何以故？爲凡夫一向住此。若覺最上乘者，心不住此，亦不住彼，故能離於此彼岸也。若見彼岸異於此岸，此人之心，已得無禪定。

煩惱名眾生，悟解名菩提，亦不一不異，只隔其迷悟耳。迷時有世間可出，悟時無世間可出。平等法中，不見凡夫異於聖人。經云：平等法者，凡夫不能入，聖人不能行。平等法者，唯有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。若見生異於死，動異於靜，皆名不平等。不見煩惱異於涅槃，是名平等。何以故？煩惱與涅槃，同是一性空故。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，妄入涅槃，爲涅槃所滯。菩薩知煩惱性空，即不離空，故常在涅槃。涅槃者：涅而不生，槃而不死，出離生死，出般涅槃。心無去來，即入涅槃。是知涅槃即是空心。諸佛入涅槃者，爲在無妄想處。

菩薩入道場者，即是無煩惱處。空閑處者，即是無貪瞋癡也。貪爲欲界、瞋爲色界、癡爲無色界，若一念心生，即入三界；一念心滅，即出三界。是知三界生滅，萬法有無，皆由一心。凡言一法者：似破瓦石竹木無情之物。若知心是假名，無有實體，即知自寂之心亦是非有，亦是非無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生心，名爲有；小乘一向滅心，名爲無；菩薩與佛未曾生心，未曾滅心，名爲非有非無心；非有非無心，此名爲中道。

是知持（將）心學法，則心法俱迷；不持（將）心學法，則心法俱悟。凡迷者：迷於悟，悟者：悟於迷。正見之人，知心空無，即超迷悟。無有迷悟，始名正解、正見。色不自色，由心故色；心不自心，由色故心，是知心色兩相俱有生滅。有者有於無，無者無於有，是名真見。

夫真見者，無所不見，亦無所見，見滿十方，未曾有見。何以故？無所見故，見無見故，見非見故。凡夫所見，皆名妄想。若寂滅無見，始名真見。心境相對，見生於中，若內不起心，則外不生境，境心俱淨，乃名爲真見。作此解時，乃名正見。不見一切法，乃名得道；不解一切法，乃名解法。何以故？見與不見，俱不見故；解與不解，俱不解故。無見之見，乃名真見；無解之解，乃名大解。

夫正見者：非直見於見，亦乃見於不見。真解者：非直解於解，亦乃解於無解。凡有所解，皆名不解；無所解者，始名正解；解與不解，俱非解也。經云：不捨智慧名愚癡。以心

為空，解與不解俱是真；以心為有，解與不解俱是妄。若解時法逐人，若不解時人逐法。若法逐於人，則非法成法；若人逐於法，則法成非法。若人逐於法，則法皆妄；若法逐於人，則法皆真。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，亦不將法求心，亦不將心求心，亦不將法求法。所以心不生法，法不生心，心法兩寂，故常為在定。

眾生心生，則佛法滅；眾生心滅，則佛法生。心生則真法滅，心滅則真法生。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屬，是名得道人。知心不屬一切法，此人常在道場。迷時有罪，解時無罪。何以故？罪性空故。若迷時無罪見罪，若解時即罪非罪。何以故？罪無處所故。經云：諸法無性，真用莫疑，疑即成罪。何以故？罪因疑惑而生。若作此解者，前世罪業即為消滅。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，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。

修道之人不外求道。何以故？知心是道；若得心時，無心得；若得道時，無道可得。若言將心求道得者，皆名邪見。迷時有佛有法，悟無佛無法。何以故？悟即是佛法。

夫修道者：身滅道成。亦如甲折樹生。此業報身念念無常，無一定法，但隨念修之；亦不得厭生死，亦不得愛生死；但念念之中，不得妄想；則生證有餘涅槃，死入無生法忍。眼見色時，不染於色；耳聞聲時，不染於聲；皆解脫也。眼不著色，眼為禪門；耳不著聲，耳為禪門。總而言，見色有見色性，不著常解脫；見色相者常繫縛。不為煩惱所繫縛者，即名解脫，更無別解脫。

善觀色者，色不生心，心不生色，即色與心俱清淨。無妄想時，一心是一佛國，有妄想時，一心是一地獄。眾生造作妄想，以心生心，故常在地獄。菩薩觀察妄想，不以心生心，常在佛國。若不以心生心，則心心入空，念念歸靜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。若以心生心，則心心不靜，念念歸動，從一地獄歷一地獄。若一念心起，則有善惡二業，有天堂地獄；若一念心不起，即無善惡二業，亦無天堂地獄。

為體非有非無，在凡即有，在聖即無。聖人無其心，故胸臆空洞，與天同量。此已下並是大道中證，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。心得涅槃時，即不見有涅槃。何以故？心是涅槃。若心外更見涅槃，此名著邪見也。

一切煩惱為如來種心，為因煩惱而得智慧。只可道煩惱生如來，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。故身心為田疇，煩惱為種子，智慧為萌芽，如來喻於穀也。佛在心中，如香在樹中；煩惱若盡，佛從心出；朽腐若盡，香從樹出。即知樹外無香，心外無佛。若樹外有香，即是他香；心外有佛，即是他佛。

心中有三毒者，是名國土穢惡；心中無三毒者，是名國土清淨。經云：若使國土不淨，穢惡充滿，諸佛世尊於中出者，無有此事。不淨穢惡者，即無明三毒是；諸佛世尊者，即清淨覺悟心是（也）。一切言語無非佛法；若能無其所言，即盡日言而是道；若能有所言，即終日默而非道。是故如來言不乘默，默不乘言，言不離默；悟此言默者，皆在三昧。

若知時而言，言亦解脫；若不知時而默，默亦繫縛。是故言若離相，言亦名解脫；默若著相，默即是繫縛。夫文字者：本性解脫。文字不能就繫縛，繫縛自本來未就文字。法無高下，若見高下，即非法也。非法為筏，是法為人。筏者，人乘其筏者，即得渡於非法，則是法也。若世俗言，即有男女貴賤；以道言之，即無男女貴賤。以是天女悟道，不變女形；車匿解真，寧移賤稱乎。此蓋非男女貴賤，皆由一相也。天女於十二年中，求女相了不可得，即知於十二年中，求男相亦不可得。十二年者，即十二入是也。

離心無佛，離佛無心；亦如離水無冰，亦如離冰無水。凡言離心者，非是遠離於心，但使不著心相。經云：不見相名為見佛，即是離心相也。離佛無心者；言佛從心出，心能生佛。然佛從心生，而佛未嘗生於心。亦如魚生於水，水不生於魚。欲觀於魚，未見魚而先見水。

欲觀佛者，未見佛而先見心。即知已見魚者忘於水；已見佛者忘於心。若不忘於心，尚為心所惑；若不忘於水，尚被水所述。眾生與菩提，亦如冰之與水；為三毒所燒，即名眾生；為三解脱所淨，即名菩提。為三冬所凍，即名為冰；為三夏所消，即名為水。若捨卻冰，即無別水；若棄卻眾生，則無別菩提。明知冰性即是水性，水性即是冰性。

眾生性者，即菩提性也。眾生與菩提同一性，亦如鳥頭與附子共根耳；但時節不同，迷悟異境故，有眾生菩提二名矣。是以蛇化為龍，不改其鱗；凡變為聖，不改其面。但知心者智內照，身者戒外真。眾生度佛，佛度眾生，是名平等。眾生度佛者，煩惱生悟解。佛度眾生者，悟解滅煩惱。是知非無煩惱，非無悟解；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，非悟解無以滅煩惱。

若迷時佛度眾生，若悟時眾生度佛。何以故？佛不自成，皆由眾生度故。諸佛以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無明貪愛皆是眾生別名也。眾生與無明，亦如左掌與右掌，更無別也。迷時在此岸，悟時在彼岸。若知心空不見相，則離迷悟；既離迷悟，亦無彼岸。如來不在此岸，亦不在彼岸。不在中流，中流者，小乘人也；此岸者，凡夫也。彼岸菩提也。

佛有三身者；化身報身法身；化身亦云應身。若眾生常作善時，即化身現；修智慧時即報身現；覺無為即法身現。常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，化身佛也。若斷惑即是雪山成道，報身佛也。無言無說，無作無得，湛然常住者，法身佛也。若論至理，一佛尚無，何得有三？此謂三身者，但據人智也。人有上中下說。下智之人妄興福力也，妄見化身佛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，妄見報身佛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，妄見法身佛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，明心即佛，不待心而得佛智，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，此即解脫心，成於大道。

經云：佛不說法，不度眾生，不證菩提。此之謂矣！眾生造業，業造眾生。今世造業，後世受報，無有脫時。唯有至人，於此身中，不造諸業，故不受報。經云：諸業不造，自然得道。豈虛言哉！人能造業，業不能造人；人若造業，業與人俱生；人若不造業，業與人俱滅。是知業由人造，人由業生。人若不造業，即業無由生人也。亦如人能弘道，道不能弘人。今之凡夫，往往造業，妄說無報，豈不苦哉。若以至理而論之，前心造後心報，何有脫時？若前心不造，即後心無報，復安妄見業報哉？經云：雖信有佛，言佛苦行，是名邪見。雖信有佛，言佛有金鏘馬麥之報，是名信不具足，是名一闍提。解聖法名為聖人，解凡法者名為凡夫。但能捨凡法就聖法，即凡夫成聖人矣。

世間愚人，但欲遠求聖人，不信慧解之心為聖人也。經云：無智人中，莫說此經。經云：心也法也，無智之人，不信此心。解法成於聖人，但欲遠外求學，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，皆墮邪見，失心狂亂。經云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八萬四千法門，盡由一心而起。若心相內淨，猶如虛空，即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為病本也。凡夫當生憂死，飽臨愁飢，皆名大惑。所以聖人不謀其前，不慮其後，無變當今，念念歸道。若未悟此大理者，即須早求人天之善，無令兩失。

夜坐偈云

一更端坐結跏趺。怡神寂照泯同虛。
曠劫由來不生滅。何須生滅滅無餘。
一切諸法皆如幻。本性自空那用除。
若識心性非形像。湛然不動自真如。
(胸同虛) (滅生渠) (自如如)

二更凝神轉明淨。不起憶想同真性。
森羅萬象併歸空。更執有空還是病。
諸法本自非空有。凡夫妄想論邪正。
若能不二其居懷。誰道即凡非是聖。
(真如性)

三更心淨等虛空。遍滿十方無不通。
山河石壁無能障。恆沙世界在其中。
世界本性真如性。亦無無性即含融。
非但諸佛能如此。有情之類並皆同。
(普皆同)

四更無滅亦無生。量與虛空法界平。
無去無來無起滅。非有非無非暗明。
不起諸見如來見。無名可名真佛名。
唯有悟者應能識。未會眾生由若盲。

五更般若照無邊。不起一念歷三千。
欲見真如平等性。慎勿生心即目前。
妙理玄奧非心測。不用尋逐令疲極。
若能無念即真求。更若有求還不識。

(達摩祖師悟性論終)

凡趣聖道悟解真宗，修心要論，若其不護淨者，一切行無由取見；願善知識如有寫者，用心無令脫錯，恐誤後人。

夫修道之本體須識，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，自性圓滿，清淨之心，此是本師，乃勝念十方諸佛。

問曰：何知自心本來清淨？答曰：十地經云：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，猶如日輪，體明圓滿，廣大無邊；只為五陰黑雲之所覆，如瓶內燈光，不能照輝。譬如世間雲霧，八方俱起，天下陰闇。日豈爛也，何故無光？光元不壞，只為雲霧所覆；一切眾生清淨之心，亦復如是。只為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，但能凝然守心，妄念不生，涅槃法自然顯現。故知自心本來清淨。

問曰：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？答曰：維摩經云：如無有生，如無有滅。如者真如佛性，自性清淨。清淨者心之原也。真如本有不從緣生。又云：一切眾生皆如也，眾賢聖亦如也；一切眾生者，即我等是也；眾賢聖者，即諸佛是也。名相雖別身中真如法性並同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。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。

問曰：何名自心為本師？答曰：此真心者，自然而有不從外來，不屬於修於三世中，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。若識心者，守之則到彼岸。迷心者，棄之則墮三塗。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為本師。故論云：了然守心，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，故知心是本師。

問曰：何名自心勝念彼佛？答曰：常念彼佛，不免生死；守我本心，則到彼岸。金剛經云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故云：守本真心勝念他佛。又云：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，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。

問曰：眾生與佛真體既同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，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。我等眾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？答曰：十方諸佛悟達法性，皆自然照燎於心源，妄想不生正念不失，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。不生死故即畢竟寂滅。故知萬樂自歸。一切眾生迷於真性，不識心本，種種妄緣不修正念，故即憎愛心起。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；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有死；有生有死故則諸苦自現。心王經云：真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，沉淪生死不得解脫。努力會是，守本真心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。

問曰：真如法性同一無二；迷應俱迷，悟應俱悟。何故佛覺性，眾生昏迷因何故然？答曰：自此已上入不思議分，非凡所及；識心故悟，失性故迷；緣合即合說不可定；但信真諦守自本心。故維摩經云：無自性、無他性，法本無生今即無滅。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。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，守心第一。此守心者，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，十二部經之宗，三世諸佛之祖。

問曰：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？答曰：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為安樂；我心既是真心，妄想則斷；妄想斷故則具正念；正念具故寂照智生；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；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。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。

問曰：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？答曰：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，或造恆沙功德者；只是佛為教導無智慧眾生，作當來勝報之業，及見佛之因。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。三世諸佛無量無邊，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，無有是處。故經云：制心一處無事不辦。故知守本真心，是入道之要門也。

問曰：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？答曰：如來於一切經中，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；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，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；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，只是佛。為教導無智慧眾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。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。我既體知眾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雲底日，但了然守本真心，妄念雲盡慧日即現：何須更多學知見所生生死苦一切

義理及三世之事，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。則今於無明心中，學得者終是不堪。若能了然不失正念，無為心中學得者此是真學。雖言真學竟無所學。何以故？我及涅槃二皆空故。更無二無一，故無所學。法性雖空，要須了然守本真心；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。故涅槃經云：知佛不說法者，是名具足多聞。故知守本真心，是十二部經之宗也。

問曰：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？答曰：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。先守真心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後得成佛。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。上來四種問答，若欲廣說何窮！吾今望，得汝自識本心是佛，是故慇懃勸汝。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，是要也。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，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、不服，窮苦奈何會是。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，一切功德自然圓滿，不假外求歸生死苦。於一切處正念察心，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；自誑誑他，不脫生死。努力努力！

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；莫使三世虛度枉喪功夫。經云：常處地獄如遊園觀；在餘惡道如已舍宅。我等眾生今現如此，不覺不知驚怖煞（殺）人了無出心。奇哉苦哉！若有初心學坐禪者，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，閉目合口，心前平視隨意近遠；作「日」想守真心，念念莫住，即善調氣息。莫使乍麤乍細，則令人成病苦。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，或入青黃赤白等諸三昧，或見身出大光明，或見如來身相，或見種種變化；但知攝心莫著並皆是空，妄想而見也。

經云：十方國土皆如虛空，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。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怪。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真心，會是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。所以諸佛廣說，如許多言教譬喻者，只為眾生行行不同，遂使教門差別。其實八萬四千法門，三乘八道位體，七十二賢行宗，莫過自心是本也。若能自識本心，念念磨鍊莫住者即自見佛性也。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恆沙諸佛。十二部經念念常轉。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，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。會是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，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。努力莫造作，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，聞而能行者恆沙眾中莫過有一。行而能到者億萬劫中稀有一人。好好自安自靜，善調諸根，就視心源。恆令照燎清淨，勿令無記心生。

問曰：何名無記心？答曰：諸攝心人為緣外境麤心小息，內鍊真心心未清淨時，於行住坐臥中恆慇懃着心，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，是名無記心也。亦是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，況復總不守真心者；是人沈沒生死苦海，何日得出？可憐！努力努力！

經云：眾生若情誠不內發者，於三世縱值恆沙諸佛無所能為。經云：眾生若情誠不內發者，於三世縱值恆沙諸佛無所能為。經云：眾生識心自度，佛不能度眾生。若佛能度眾生者，過去諸佛恆沙無量，何故我等不成佛也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，是故沉沒苦海。努力努力！勤求本心勿令妄漏。過去不知，已過亦不及；今身現在有過得聞妙法，分明相勸決解此語，了知守心，是第一道。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，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，當來墮大地獄中，受種種苦惱，將何所及。奈何奈何！努力努力！但能著破衣飧麤食，了然守本真心，佯癡不解語，最省氣力而能有功，是大精進人也。

世間迷人不解此理，於無明心中，多涉艱辛廣修相善，望得解脫，乃歸生死。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眾生者，是有力菩薩。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，若不勤守者甚癡人也。不肯現在一生忍苦，欲得當來萬劫受殃，聽汝更不知何囑？八風吹不動者真是珍寶山也。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恆沙作用，巧辯若流，應病與藥，而能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滅者真是出世丈夫；如來在日歎何可盡！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，不生妄念，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。

問曰：云何是我所心滅？答曰：為有小許勝他之心，自念我能如此者，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。涅槃經曰：譬如虛空能容萬物，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。此喻我所心滅趣金

剛三昧。

問曰：諸行人求真常寂者，只樂世間無常麤善，不樂第一義諦，真常妙善其理未見，只欲發心緣義逐思，覺心起則是漏心；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位。又不當理，只欲不止心不緣義，即惡取空，雖受人身行畜生行；爾時無有定慧方便，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。只是行人沉沒之處，若為超得到無餘涅槃，願示真心。答曰：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，更重教汝；好自閑靜身心，一切無所攀緣，端坐正念善調氣息；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，好好如如穩看看熟，則了見此心識流動，猶如水流、陽焰暎暎不住。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，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位。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。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眾中障惑。此識滅已其心即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；吾更不能說其形狀。汝若欲得者，取涅槃經第三卷中，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門佛品，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，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，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，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，究竟不受生死之身。

五欲者：色聲香味觸。八風者：利衰毀譽稱譏苦樂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，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。經曰：世間無佛位處菩薩不得現用。要脫此報身，眾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；上者一念間，下者無量劫。若有力時隨眾生性起菩薩善根，自利利他莊嚴佛土。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。若依文執則失真宗。

諸比丘！汝等學他出家修道，此是出家出生死枷，是名出家。正念具足修道得成，乃至解身支節，臨命終時不失正念，即得成佛。弟子上來集此論者，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，實非了了證知。若乘聖理者，願懺悔除滅；若當聖道者，迴施眾生，願皆識本心，一時成佛。聞者努力當來成佛，願在前度我門徒。

問曰：此論從首至末，皆顯自心是道，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？答曰：此論顯一乘為宗。然其至意導迷趣，解自免生死，乃能度人。直言自利不說利他，約行門攝。若有人依文行者，即在前成佛。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，指天地為誓，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。

（最上乘論一卷終）

達摩心法對著相之教法多所批評，不見容於當代，故此慧燈僅能次第傳授。

且因中土自唐宋戰亂紛起，流失甚多經典。何況但憑口授，謬誤難免。

現據韓國藏版，發現通行於台之版本錯誤不少，今重新訂正之。

願禪宗心法得以傳續，特印供有志觀心者，望能早證佛道。

正見學會 恭印

九十二年佛誕日

（四論中唯缺達摩悟性論未訂正，容俟取得修正版再補齊。）